

無處可飛的人們_上

何欣

評王默人短篇小說集「沒有翅膀的鳥」

自從索忍尼辛被他的祖國的統治者們無理地驅逐出他熱愛的土地而流浪於異鄉並在西方向全世界指控了共產主義的罪惡之後，這位遭遇不幸但表現了無比勇氣的作家便贏得了自由世界的同情與關懷，幾乎每個人都對他表示了無限的敬意。索忍尼辛的聲音，通過他的作品，迴響在每個人的耳中，是的，像這樣一位作家，握着正義的利矛，戳向罪惡與醜惡，怎會不使人景仰呢？

像索忍尼辛這樣的作家，才可稱之為是真正的作家。作家應該是有理想有膽量有正義感有同情心的人，他只服從他的良知，他不屈服於任何暴力。他所關懷的是他的國家和人民的前途，他投身到為創造光明前途的戰鬥裏。

索忍尼辛使我想到，他仍是俄國文學傳統的保衛者，也是西方文學傳統的保衛者。面對一個醜惡，他沒有逃避它，也沒有陷於沮喪失望。他舉起火炬，使

它的光把那醜惡顯示出來，再焚毀他。

但是西方民主社會裏的作家們，除少數例外，却完全同他們生活於其中的大社會脫了節，或龜縮到一個夢魘的世界裏，或爲自己建立一個各別的島嶼，忽視了個人同社會的關係——衝突也好，和諧也好，不深探產生衝突或和諧的基本原因，而低吟着甚麼失落，甚麼疏離；他們似乎都患了嚴重的軟骨症，挺不起胸，抬不起頭，只好無精打采地望着私處尋求生命的意義，講些痴人癡語。

有個時期，我們對西方文藝作品的介紹，頗偏重於這些作家，他們的作品被我們的一些作家生吞活剝地嚥了下去，胃部不能消化，腸子不能吸收，結果是糞便發綠色，裏邊盡是奶塊。他們的作品愈來愈貧乏，愈來愈狹窄，愈來愈無色無光。於是乎他們便在那所謂寫作技巧方面做雕琢，上焉者是模仿一個西方大師，往往畫虎不成而成爲一隻小貓咪，下焉者則只不過造幾個奇特的新詞，寫幾行顛倒字序的句子，沾沾自喜，以爲有成。

如果我們承認詩是模擬生活，我們必須承認生活才是文學作品的血肉。單獨描寫生活本身還不是文學

作品，作者必須通過這些來表現出他的思想，他所見到的現象中的意義。但這並不是說生活中任何東西都能成爲文學作品中的骨與血肉。當然，你在你的日記上可以寫出任何所思所想，所聞所見，但你如果是寫藝術作品，你必須加以選擇。在這選擇過程中，就表現了作者個人的功力。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一位作家在選擇他寫作的素材時，絕逃不開他生活於其中的環境，他會從他所熟知的生活和人物中去挖掘他的材料。在創作過程中，他通過想像把這些材料組成一個完美和諧的有機的整體。他對他寫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方式必定有所讚揚和貶壓，他歌頌代表善的，他攻擊代表醜的，同情那些爲正義而受苦難甚至犧牲一己性命的；鞭打那些卑陋、自私、虛偽、醜惡的。作家是愛憎分明的人。何者爲善？何者爲惡？何者爲美？何者爲醜？作這種判斷時，就涉及作者個人的思想了。形成一個人的思想觀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複雜的，這一點不必多說。但無論如何他自己的文化傳統一定是培育他的思想的沃土。自己的文化傳統在他的血液裏流着，在他的細胞中存在着，無法排除。把一個外國的文化移植過來，恐怕是像飛絮般的，只飄在

空中。福克納開始寫作時，模仿過海明威，模仿過赫胥黎，他只是個不成功的海明威和赫胥黎，直到他聽從了他的良師益友斯東的勸告，回到他的故鄉美國的南方，南方的傳統，南方的文化，他才找到自己的根，發展了自己的天才，成為「福克納」。但如他寫近代大都市的形形色色，他絕不會成為達斯·帕索斯。一個不會到過鄉村不辨麥苗韭菜的人寫農民的生活一定是膚淺的、觀念的，無血無肉的空虛吶喊，強使他寫，他不是把農民的生活寫成一首美麗的田園牧歌，滿紙「家家扶得醉人歸」，就是寫成陰森森的地獄，在高利貸下喘息。這都不是真實的農民的生活。一個浮面看過農村生活的人，能把農民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翔實記錄下來，那只是部記錄影片。如不能深入了解農民們的感情，他們的期望，他們的滿足，他們的哀愁，他們對生活的反應，他們對生活的愛與憎，就不能寫出有價值有意義的農民文學。叫一位作家硬寫甚麼，那只是叫他作書記。基於此，我個人認為「寫你所熟知的人物與經驗」仍是作家們應遵守的信條。

也許由於職業的關係，從事新聞工作的王默人所接觸的生活面較廣，觀察的人物較多，但他的作品並不是包羅甚豐的，他處理較多較深的人物大半皆屬於中下層社會者。他所寫的多是公司裏的小職員、小學教師、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幫傭、小工等，這些人不會像達官貴人、工業家、富商、交際花、知識分子們的生活那麼多采多姿、燦麗輝煌、光亮奪目。相反地，他們在生活中缺乏機會，無法表現個人，因此是單調的，缺乏刺激力的，莫可奈何的。在沿着這條軌道往前走時，他們慢慢喪失了原有的進取精神和冒險的態度，個人的希望抱負之火愈來愈弱，終於息滅，只餘下些灰燼。這種遭遇和經驗給他們的只是挫敗感，只是幻滅感。雖然他們的希望有時如螢火般閃現一下，但那光是微弱的，是無力的，他們覺得是孤獨的，失落的，被排斥的。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匍匐着被動地接受這種生活，他們沒有抗議之聲，他們只怨自己的命運。如果能够，他們也找些刺激，單獨的刺激。這不正是今天許多作家所寫的人的情況嗎？王默人在「沒有翅膀的鳥」這個集子裡的幾篇短篇小說中所寫的也正是這種現代人的面臨的窘境，使我們讀來感

到他們的真實性。

「沒有翅膀的鳥」主要寫一個中年婦人在生活中的挫敗，臘梅嫁給一個「整天忙著作生意，應酬又多，一個月也難得有幾次回家吃飯」，且既不會談有趣問題又不會沉思的丈夫，她不能像「浮生六記」中的芸娘那樣享受生活的情趣，丈夫的「滿腦子都是支票，成天到晚都在算盤上打着主意」的生活不能滿足她，她需要的不只是物質方面的享受，因此她覺得「人就像拋到荒山曠野，無處安身」，她的生活裏只響着孤獨、空虛、挫敗，這種生活自然是窒息的，她想飛去，飛出她那個富裕但乏味的的生活，但她也同「都柏林人」裏某些人物一樣，她沒有翅膀。

臘梅之嫁給滿腦子支票的何大利應該責備她的母親——一個寡婦，靠着給人幫傭而把女兒養大。實在說，她的這位沒讀多少書的母親這樣做也是怕她的女兒受苦，她看到的是「寬寬敞敞的高級公寓，亮光光的小轎車」，這是在窮困生活中所夢想的生活，所以她要這樣的生活給女兒，她沒有想到女兒的精神生活——對於老一代，精神生活又有甚麼重要呢？臘梅所嚮往的生活是由她同陳方來往時表現的生活，「

肚子餓了，經常都是吃碗陽春麵，彼此有說有笑，全身感到飄呀飄的，像在白雲上漫步。」她屈服於母親的要求，恐怕也是爲了給母親一個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以使她的老年能免受生活煎熬之苦。

臘梅僱用的黃媽也跟母親一樣，她也沒有多少知識，也是很早就守寡，也爲人幫傭，也颯颯蕩蕩地向前掙扎，也是爲了她的——這次是個男孩子，那個男孩已經進了大學，半工半讀，非常用功。他交了一個女朋友，一位富家小姐。黃媽當然也是希望他倆能够結婚。臘梅看到這對小戀人的時候，又重返了自己的快樂的日子，她不可能再得到這種快樂，所以慷慨地希望他們能够成功，彷彿他們的戀愛成功能補償她所失去的東西。所以黃媽告訴她「我那孩子愈來愈古怪，有時可真氣死人！他說那女孩子要是現在和她家裏的想法一個樣兒，就是送上門來他也不要」時，臘梅「原來是用左手托着面頰，却無力地垂落下來，頭偏到一邊去了」。連從別人的幸福中發現一些自己所失去的希望都幻滅了。

在這篇故事裏，作者沒有特別強調臘梅的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間的衝突，沒有盡力刻畫她在陳方和何

大利之間做選擇而又被環境（她的母親）所逼迫必須屈服於她不願接受時內心的矛盾與痛苦，因此我們感到只服從命運安排的臘梅在「突然」決定幫助黃媽的兒子時，也就沒有達到讀者預期的高潮而減弱了這篇故事應有的效果。

「彎曲的叉路」是用對話體寫成的，這在默人的創作中是罕見的，他喜歡用作者敘述的方法。蓉蓉的母親，也和臘梅的母親一樣，是位寡婦，是靠著勞力把子女撫養成人的，因此蓉蓉也和臘梅一樣，童年生活是很苦的。蓉蓉爲了減輕母親的負擔，爲了使弟弟和妹妹繼續完成學業，而「自動地」決定嫁給一個「房產一大堆，工廠好幾個」的五十多歲的人。蓉蓉的母親却跟臘梅的母親相反，是一個頗懂事理且爲女兒未來幸運着想的人。我們從她們母女二人的談話裏，知道蓉蓉的母親寧願自己苦撐下去，也不願讓女兒過「那種望不穿長夜的日子」，她表現得是一個堅強的真正愛子女的好母親。蓉蓉跟她的愛人林峯所表現的不但合情合理而且不過火，是一個明達的姑娘子的行動，倒是林峯表現得不够大度，有些衝動，但最後他又跑去找蓉蓉道歉——真誠的，不是諷刺的，而且心平

氣和地說「只要妳將來能够快樂，我就感到安慰！」這是句平凡的話，但出於至誠，就顯得格外有力量，所以兩個人會面之後，兩人都「心裏就平平靜靜的，什麼都不就憂了」。

當然這平靜是暫時的，蓉蓉的問題必須解決。睡一覺起來，精神好些之後，她仍須做抉擇。她的路，如果她願爲自己的家犧牲，將是臘梅的路。

「彎曲的叉路」是一個相當完整的短篇故事，簡單的對話把每個人的心境都能表現出來，感人之力量於作者的精微剖析，在技巧上說也是成功的。

海給人幻想，給人激勵；海永遠是一個極大的誘惑。在西方文學裏，海是詩人們所樂於歌頌的，因爲它象徵着自由，象徵着豐饒。它永遠呼喚着人們擺脫開幽禁着他們的生活而投向它的懷抱，去創造自己的未來。「望着海上的人」裏的水手年輕時候就嚮往着海。他希望能够離開他那個「總是顯得陰森森的、潮濕的、到處都發放出一股濃烈的霉味的」磚瓦屋，他不要像他那做賣油生意的父親那樣「守在櫃檯裏，一輩子盯着那個油筒子」，他想「翻到天邊雲外去」。他的夢終於實現了，跳上一艘貨輪後，他便「到處漂

泊着，漂泊着」，過一個水手的生活。海上生活並沒有給他的生活更豐富更積極的意義，因為在海上，「經常一連幾個月望不見一塊土地，滿眼裏盡是藍藍的海水，湧湧翻滾的白色浪頭；天連着海，海連着天；一眼望到盡頭，總是那麼一片白茫茫的，什麼都抓不住。」海上仍是孤獨，因此海員們到岸上來尋求麻醉與感官的滿足，把時間消磨在「那些閃爍着紅色綠色的燈光的場合裏」，在這種場合裏更是甚麼都抓不住，那種生活會「變成一串低沉的嘆息」和「一堆森冷的白骨」，這仍是幻滅，帶給他的仍是挫敗之感。在望着聽他講故事的孩子同母親走去後，心裏乃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升起並流遍全身，他渴望從母親和家再得到慰藉與安全。

聽他講故事的那個孩子也就是童年的他，懷着希望的他，希望能「像鳥兒一樣，在天空裏飛舞，飛得高高的，飛得遠遠的」。他飛了三三十年，終於又想歸宿於家，二三十年的經驗教給他的一切都是抓不住的空虛，只有家與母愛才是永恆的，然而他又不能回到家鄉，只有孤獨地再去流浪，走向海。他是個折斷了翅膀的鳥。（下期續完）

年度小說選

（版三・元35）選說小篇短年57

（版三・元25）選說小篇短年58

（版再・元25）選說小篇短年59

（版再・元25）選說小篇短年60

（版初・元25）選說小篇短年61

（版初・元50）選說小篇短年62

■直接函購，58
59 60 61 四冊一
律照定價八折
，四冊合購優
待價70元。
■57 62 二冊，一
般讀者照定價
九折，書評書
目月刊訂戶八
折。
■六冊合購優待
價一三五元。
■請將書款存入
郵局劃撥一九
二七四號書評
書目社。